



前蜀时期，成都皇族奢侈、游乐风气异常浓郁。前蜀后主王衍的母亲徐太后及其妹妹翊圣太妃，经常外出游乐。她们寄情山水，弄风吟月，一路芳踪，留下不少诗词。

前蜀徐太妃的宴游史

□蒋蓝

壹

心有异志者

王建是许州舞阳人，又说是今河南沈丘人，出身寒微。

公元888年，唐僖宗驾崩，昭宗即位。昭宗任命王建为行营诸军都指挥使，统兵征讨成都。903年，朝廷正式封王建为蜀王。

904年，朱温派人在洛阳刺杀唐昭宗，扶立昭宗第九子李祝为帝，朱温又自封为魏王。于是，诸侯蜂起，乱世之相纷呈。907年，朱温篡位，建立后梁。

但占据成都的王建根本不承认后梁的正统。翌年，王建定国号为“大蜀”，史称前蜀。

担任成都内外都指挥的徐耕，见王建日益强大，俨然有皇者之气，遂将两个女儿送入蜀府。

姐妹俩都有倾国姿色，能作诗文。王建纳两人为妃，姐姐为贤妃，妹妹为淑妃。很快姐姐宠冠后宫，不久生下儿子王衍，于是进封贵妃，这便是徐花蕊；徐花蕊的妹妹不久也生下一个儿子，授封王爵。

918年，王建死后，王衍即位，成为前蜀后主，尊母亲徐花蕊为皇太后，即顺圣太后，尊徐淑妃为翊圣太妃，徐耕也“荣升”为驃骑大将军。

王衍信奉“有酒不醉真痴人”的人生观，“州民何康女美，而将嫁，帝取之，赐其夫家帛百匹，夫一恸而卒。”（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三十七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535页）这一个对于民女巧取豪夺的细节，让我们看到了王衍的轻狂。

贰

徐氏姐妹一路芳踪

很显然，徐氏姐妹花并不止于偏安一隅的寻常享乐，她们比较贪婪，卖官鬻爵成为渴望暴富的捷径。另外，游玩成为姐妹花的一大嗜好，寄情山水，弄风吟月，她们在蜀地风景名胜之地四处巡游，一路芳踪，留下不少诗词。

当时成都皇族奢侈、游乐风气异常浓郁，前后蜀的帝王及贵族们都经常外出游乐，前蜀后主王衍及其母后徐太后、后蜀后主孟昶及其宠妃花蕊夫人，都经常外出游乐。眉州新津人张唐英的《蜀梼杌》，就是前后蜀皇族宴游行踪的实录。

王衍奢纵无度，不事政务，终日沉溺于游侠之乐，“日与太后、太妃游宴贵臣之家，及游近名山，所费不可胜纪。”王衍写有堪称靡靡之音的《醉妆词·者边走》：“者边走，那边走，只是寻花柳。那边走，者边走，莫厌金杯酒。”

王衍与其母徐太后曾经游青城山。冯梦龙《情史》载：“咸康元年（335年）九月，衍与母同游青城山，……回至天回驿，各赋诗。太后诗曰：‘周游灵境散幽情，千里江山辄得行。所恨风光看不足，却驱金翠入龟城。’太妃诗曰：‘翠辇江亭近帝京，梦魂犹是在青城。此来出看江山景，却被江山看出行。’……衍既荒于酒色，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幸臣。不能规正，至于失国，皆其致也。”

王衍与太后、太妃同在青城山祷告，凡是游历之处，各赋诗刻于石上，共16首。勾延庆《锦里耆旧传》卷六中还提到，王建光天元年春三月，“西域胡僧满多三藏来游峨眉山，却归西国。”卷七又说：“广政三年春闰三月甲申，西域胡僧来朝。”

这表明了唐代末年来成都的西域人相当众多，也说明峨眉山当时已是佛教圣地，蜀地与西域宗教、文化方面的交流频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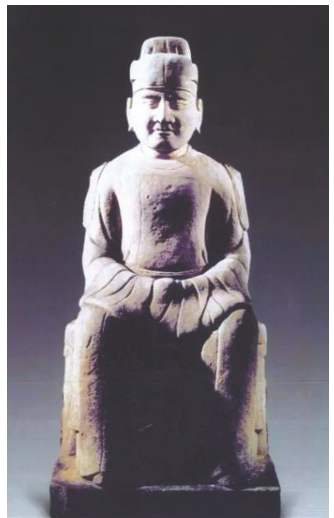


明代画家唐伯虎的名作《王蜀宫妓图》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叁

司马光如此评价前蜀后主王衍：“后蜀太子衍好酒色，乐游戏。”这自然与徐氏姐妹密不可分。美女未必就是祸水，但徐氏姐妹的所做所为，却难辞其咎。冯梦龙曾言：“衍既荒于酒色，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幸臣。不能规正，至于失国，皆其致也。”

肆



王建塑像。



陈子庄绘制《红牡丹》。

伍

丹景山的“碧烟红雾”

徐太妃游彭州丹景山所写的《题丹景山金华宫》，后世流传甚广。

蜀地有两座丹景山，一座位于简阳市，另一座山在彭州，后者因仙道文化与牡丹花而遐迩闻名。

古代吴怀氏封禅泰山，蜀人将丹景山也比为泰山，丹景山的“丹岳岱宗”之称来源于此，所以丹景山也是帝王们祭天拜祖之地。

王建封丹景山为圣山，还在山顶建立阔达的望乡台。因他祖籍许州舞阳，每年都要携亲眷宠妃到山顶祭祖拜天。907年，王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祭祖活动。他拨款修建了一条通向丹景山的官驿大道，然后带五万之众，一路幡旗逶迤、浩浩荡荡来到丹景山望乡台祭祖。

金华寺位于彭州市丹景山之巔，建于唐玄宗时期。此处有徐太妃等人的题诗。

王衍于咸康元年（925年）与徐太妃、太后同游丹景山，徐太妃写了一首诗《题金华宫》：“再到金华顶，玄都访道回。云披分景象，黛锁显楼台。雨涤前山净，风吹去路开。翠屏夹流水，何必美蓬莱。”

诗歌在于表达她再次来到丹景山山顶的金华宫，被眼前的楼台、云层、流水、风以及山等自然景观所触及，进而深深沉醉，甚至产生了归隐的念头。

2017年夏季的一天，笔者来到丹景山，燥热的空气被挡在森林外。抬头就看到一个砂岩石牌坊，上书“丹景第一”4个大字。清嘉庆年间，东岳殿住持建立的这道牌坊，成为丹景山进山的一座标志性建筑。虽然历经200多年，牌坊上的浮雕已变得模糊，但是依旧具有镇山的气势。

丹景山植被覆盖极高，缓步上山，就像一个人青春时代好斗的血气逐渐平息下来。在曲径通幽的转折里，风景渐次敞开。陆游祠是丹景山不得不看的景点，陆游对彭州牡丹给予了极高评价：“牡丹在中州，洛阳为第一，在蜀彭州为第一。”如今，山道两侧仍然可以见到花朵不大、花色奇异的蜀地牡丹。

徐太妃诗歌里的“碧烟红雾”，笔者以为恰是对丹景山牡丹的描述。

五代时期，富贵文化就像飞蓬一般席卷而下，蜀地自然无法幸免。其实，在今川西地区，原本有牡丹，唐末渐次绝迹。王建建立前蜀，又从北方引种牡丹到蜀宫御苑。

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慧妃花蕊夫人，最爱牡丹和红梳子，孟昶为讨好花蕊夫人，曾命广种牡丹，并说，洛阳牡丹甲天下，今后必使成都牡丹甲洛阳。牡丹繁盛之下，孟昶除与花蕊夫人盘桓花下，人与花相互彰显，构成蜀国一段绮丽情史，也为彭州赢得了“花州”的美称。

金华寺后，有一个“牡丹坪”，成为游人缅怀古意的最好去处。丹景山具有独特的季候，一直是蜀王朝的后花园。唐肃宗上元元年（686年）三月，杜甫应彭州刺史高适之邀游丹景山，写下了《花底》，是历史上咏彭州牡丹的开山之作，也是中国最早的牡丹诗之一。加上陆游的《彭州牡丹花品序》，彭州牡丹由此成为与洛阳牡丹相颉颃的灵株。

因为丹景山的山顶建有望乡台，成为前蜀帝王的思乡之地，一到佳节良辰，他们就会来登高望远。徐太妃的诗歌里已经把丹景山与仙境蓬莱予以了对比，足以看出那时丹景山仙气氤氲的境况。

徐氏的诗作里，古人认为尤以《三学山夜看圣灯》为最善。“磬敲金地响，僧唱梵天声。若说无心法，此光如有情”之句，将观圣灯之景有声有色地呈现于前，显得十分高妙离俗。

但我以为，《丹景山至德寺》也非常出彩：“周回云水游丹景，因与真妃眺上方。晴日晓升金晃曜，寒泉夜落玉丁当。松梢月转琴瑟影，柏径风牵麝食香。虔懃六铢宜铸祝，惟祈圣社保遐昌。”

应景之作真不好写，但徐氏反而呈现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情趣。当然，皇权所拥有的奢靡、豪华，于诗里随处可见。

陆

“袜子线”也是感情线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前蜀主为太子时，王建为他聘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为妃，但他并不喜欢。韦妃入宫后，对高氏更加疏远，干脆把她送回了娘家。高知言最后茶饭不思，一病不起而死去。

韦妃是徐耕的孙女，长得很漂亮，前蜀主到他的母亲徐氏那里，见到此女十分喜欢，因此太后就把她留在了后宫。但前蜀主不愿意娶母亲家族的人为妻，于是假托说是韦昭度的孙女。开始任她为婕妤，后来逐渐升为正妃。

这就暗示，徐耕一脉，纯然是“美女生产流水线”。

另外，徐太妃还有不少传闻，涉及到韩昭。

韩昭为五代时长安人。古书记载，此人性便佞，善窥人意。事前蜀，日夜侍后主王衍酣饮，累官礼部尚书兼成都尹。乾德二年（902年），进文思殿大学士，恃宠贪财无厌。后来唐军伐蜀，被前蜀大臣王宗弼所杀。

据说，徐太妃与韩昭的关系比较暧昧。韩昭就是当初主动提出，帮姐妹花卖官鬻爵的人。他没什么学问，爱好广泛，但都不精通，被后世一位文学家嘲讽为只有“袜子线”那样的才干。

宋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五《高测启事》记载：“韩昭仕蜀……粗有文章，至于琴、棋、书、算、射法悉皆涉猎，以此承恩于后主。时有朝士李台嘏曰：‘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，无一条长。’”

一旦拆开袜线，会发现其中没有一条长线。李台嘏非常瞧不起韩昭的小技艺，故以“袜线”作比喻，形容其智疏才短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善于揣摩主人心思，不但王衍喜欢他，徐太后、徐太妃也喜欢他。看起来，属于“厚黑学”功底深厚。

日子过得太过舒坦了，徐氏姐妹花，尤其是徐太妃写的诗也越来越多。在这些吟哦歌舞中，前蜀王朝也逐渐走到了末路。

925年，厉兵秣马的后唐，派大军攻打前蜀，很快直逼成都城下，徐氏姐妹和蜀主王衍只能称臣投降。同年二月，行至长安，后唐庄宗诏命他们住长安，不往洛阳。三月，庄宗命令宦官向延嗣诛杀“王衍一行”，枢密使张居翰取旨复视，揩去“行”字，改为“家”字。这样就只杀了王衍一家，救下前蜀百官仆役等千余人。徐太后临死时呼道：“我儿以一国犯降，仍被杀戮，太不讲信义了！”